

鏡
等
緣



第七十八回

運巧思對酒縱諧談

飛舊句當筵行妙令

話說衆人離了百樂園，只見丫環稟道：『酒已齊備，夫人也不過來驚動，請諸位才女不要客氣，就如自己家裏一樣纔好。』衆人道：『拜煩先替我們在夫人跟前道謝一聲，少刻擾過，再去一總叩謝。』

說罷，一齊散步。

丫環預備淨水都淨了手。

香雲引至凝翠館。

若花道：『這個坐兒

早間妹子胡亂坐了，此刻必須從新拈過纔好坐哩。』

閨臣道：『早間業已說過，今日這個

坐位原無上下，何必又拈？』

春輝道：『坐位自然照舊，不必說了。』

但妹子還有一個愚見，

少刻坐了，斷無啞酒之理，少不得行個酒令方覺有趣。若照早間二十五桌分五排坐了，不知還令如何行法？據我主意，必須減去十三桌，只消十二桌，由東至西分兩行團團坐了，方好

行令。

蘭芝道：『若擺十二桌，每桌八人，只坐九十六人，還有四位怎樣坐哩？』春輝道：『由東至西，雖分兩行，每行只須五桌；東西兩橫頭，再擺兩個圓桌，圓桌上面可坐十人，豈非十二桌就夠坐麼？』衆人聽了，齊聲讚好，都道：『如此團團坐了，既好說話，又好行令。』寶雲惟恐過擠，執意不肯。衆人那裏由他，各命自己丫環動手，又囑寶雲把送酒上菜繁文也都免了，一齊歸坐。

丫環送了酒，上了幾道菜，大家談起園中景致之妙，花卉之多。掌紅珠道：『適纔想了一謎，請教諸位姊姊：「無人不道看花回，」打論語一句。』衆人想了多時，都猜不出。

玉芝道：『妹子向來參詳題義，往往都有幾分意思，無如所讀之書都是生的，所以打他不出。』可惜今日只顧對花，無暇及此。明日諸位姊姊切莫另出花樣，務必猜謎頑頑，若把明日再蹉跎過去，不知何日方能再聚。偏偏今日過的又快，轉眼已是下午，剛纔紅珠姊姊說「無人不道看花回，」此等句子，妹妹最怕入耳；如把「看花回」改做「看花來，」我就

樂了。這個「回」字，好像一本戲業已唱完，吹打送客，人影散亂，有何餘味！若換「來」字，就如大家纔去遊玩，興致方豪，正不知何等陶情，我就歡喜了。」

青釧道：「且莫閒談，究竟他這「無人不道看花回」是個甚麼用意？」玉芝道：「據

我看來，內中這個「道」字，卻是要緊的；大約所打之句，必定有個「曰」字，或有個「言」字在內。至於此句口氣，剛纔我已說過，就如一本戲已經唱完，無非遊玩已畢之意。」小春道：「若果這樣，只怕是「言游過矣」。」紅珠道：「正是。」題花道：「此謎以人名借爲虛字用，不獨靈動，並可算得今日遊園一句總結，可謂對景挂畫。」

紫芝道：「遊玩一事既已結過，此刻是對酒當歌，我們也該行個酒令，多飲兩杯了。」輝姊姊可記得前月我們在文杏閣飲酒，我說有個酒令，那時姊姊曾教我吃杯令酒宣令的？後來大家只顧說笑鬪趣，也就忘了。今日難得人多，必須行令，纔覺熱鬧，莫若妹子就遵姊姊前月之命，吃個令杯宣宣罷。」衆人道：「如此甚妙，我們洗耳恭聽。」

蘭芝道：「此時如要行令，自應若花姊姊或幽探姊姊先出一令，焉有我們倒僭客哩？」

若花道：『阿姊此話過於客氣，行令只要鬪趣好頑，那裏拘得誰先誰後！』史幽探道：『今

日紫芝妹妹在母舅府上也有半主之分，俗語說的「主不喫，客不飲」，就請先出一令；行過之後，如天時尙早，或者衆人再出一令，也未爲不可。就請飲杯令酒宣宣罷，不必謙了。』

紫芝把酒飲過道：『請教蘭言姊姊，妹子宣令之後，如有不遵的，可有罰規？』蘭言道：

『不遵的，罰三巨觥。』紫芝道：『既如此，妹子宣了。諸位姊姊在上，妹子今日這令並非

酒令之令，是求題花姊姊先出一令之令，如有不遵的，蘭言姊姊有言在先。題花姊姊，請看妹子又飲一杯了。』

題花道：『莫講一杯，就飲十杯，我也不管。這三巨觥我也情願認罰，但爲何單要派我

哩？』紫芝道：『妹子初意原要自出一令，因人數過多，竟難全能行到，意欲拜懇公議一令；

又恐推三阻四，徒然耽擱，因姊姊天姿明敏，一切爽快，所以纔奉求的。』衆人道：『此話卻

也不錯，就請題花姊姊先出一令，如普席全能行到，那更有趣了。』

題花仍是推辭，無奈衆人執意不肯。題花道：『大衆既聽紫芝妹妹之話，都派我出令，

我一人又焉能拘得？令雖要出，但妹子放肆也要派一派了，先請諸位姊姊吃個雙杯。」

衆人都飲了。題花道：「再請紫芝妹妹格外飲兩杯。」紫芝無法，只得飲了。題花道：

「格外這兩杯，可知敬你的卻是爲何？」紫芝道：「妹子不知。」題花道：「是替你潤喉

嚙的把喉嚨潤過，好說笑話，笑話說過，我好行令。」

紫芝道：「你左一個雙杯，右一個雙杯，都教人吃了，此刻又教人說笑話，竟是一得隴望

蜀，貪得無厭」了。也罷，我就把「貪得無厭」做個話頭。當日有個人甚是窮苦，一日，遇

見呂洞賓，求其資助。洞賓念他貧寒，因用「點石成金」之術，把石頭變成黃金付給此人。

以後他但遇洞賓，必求資助，不幾年，竟居然大富。一日，又遇洞賓，仍求資助。洞賓隨又點

石成金，比前資助更厚。此人因拜謝道：「蒙大仙時常資助，心甚感激，但屢次勞動，未免過

煩，此後我也不敢再望資助，只求大仙賞賜一物，我就心滿意足了。」洞賓道：「你要何物，

無不遵命。」此人上前把洞賓手上砍了一刀道：「我要你點石成金這個指頭。」蘭

言笑道：「這雖是笑話，但世間人心不足，往往如此。」春輝道：「怪不得點石成金這個法

術如今失傳，原來呂洞賓指頭被人割去了。」

紫芝道：「笑話說了請出令罷。」

題花道：「所謂笑話者，原要發笑，剛纔這個笑話並

不發笑，如何算？」

也罷，我同你豁拳，賭個勝負，輸家出令，何如？」

紫芝道：「你要豁拳，我

倒想起一個笑話：一人騎驢趨路，無奈驢行甚慢，這人心中發急，只是加鞭催他快走。那驢

被打負痛，索性立住不走，並將雙蹄飛起，只管亂踢。這人笑道：「你這狗頭，也過於可惡，你

不趨路也罷了，怎麼還同我豁拳！」

題

花道：「既派我出令，焉敢不出？但必須紫芝妹妹再飲兩杯，我纔出哩。」

紫芝道：「諸位姊姊！剛纔我同衆人飲過之後，他又教我格外飲兩杯；及至飲過，他又

教我說笑話；此時笑話說了，他又教我再飲兩杯。這明明要同我歪纏了！他的意思，總因我

派他出令，所以如此。

妹子因他只管歪纏，忽又想了一個笑話：

「有一富翁帶一小厮拜客，行至中途，腹中甚飢，因同小厮下館吃飯。飯畢，店主算賬，

誰知富翁吃的只得白飯兩碗，那小厮吃的除飯之外，倒有一菜。富翁因他業已吃了，無可

奈何，只得忍痛還了菜賬。出了飯館，走未數步，富翁思及菜錢，越想越氣，回頭望見小廝跟在後面，因發話道：「我是你的主人，並非你的頂馬，為何你在我後？」小廝聽了，隨即趨行幾步，越過主人，在前引路。走未數步，富翁又發話道：「我非你的跟班，為何你在我前？」小廝聽罷，慌忙退後，與主人並肩而行。走未數步，富翁又發話道：「你非我的等輩，為何同我並行？」小廝因動輒得咎，只得說道：「請問主人：前引也不好，後隨也不好，並行也不好，究竟怎樣纔好哩？」富翁滿面怒色道：「我實對你說罷，你把菜錢還我就好了。」

題花笑道：「若非派他吃酒，諸位姊姊何能聽這許多笑話？適纔我倒想了一令，往常人少，狠無意味；今日喜得人多，倒可行得，也可算得雅俗共賞。但過於簡便，不甚熱鬧，恐不合衆人之意，必須大家公同斟酌纔好。」

史幽探道：「只要雅俗共賞，我就放心；若是難題目教人苦思惡想，那不是陶情取樂，倒是討苦吃了。並且今日有百人之多，若全要行到，也須許多工夫，能散令完，大家回去不至夜深，那纔好哩。請姊姊宣宣罷。」

題花道：『此令也無可宣，就從妹子說一句書，無論經史子集，大家都頂針續麻依次接下去。』假如我說『萬國咸寧』，第一字從我數起，順數至第四位飲一杯接令。』蘭言道：『既如此，就請姊姊起令。』但量有大小，必須定了分數，使量大者不致屈量，量小者不致勉強，方無偏枯。據我愚見，大量一杯，小量半杯，內中還有半杯也不能的，亦惟隨量酌減纔好哩。』題花道：『此話極是。』因飲一杯道：『妹子有僭了。』但我們蒙老師盛意寵召，又蒙寶雲……七位姊姊破格優待，今日之聚，可謂極歡了。我就下個註語：『舉欣欣然有喜色。』』

只見衆丫環來報：『長班纔從都裏回來，說現奉太后御旨，命諸位才女做詩。』所有題目卷子，已分送寓所去了。』衆人聽了，茫然不解。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指迷團靈心講射

擅巧技妙算談天

話說衆才女聽了丫環之話，正在不解，恰好卞演也差家人把題目送來告知此事。原來太后因文隱平定倭寇，甚是歡喜，適值上官昭儀以此爲題，做了四十韻五言排律，極爲稱頌。太后因詩句甚佳，所以特命衆才女俱照原韻也做一首，明晨交卷。衆人把原唱看了。幽探道：『既如此，就請主人早些賜飯，大家趕回去，連夜做了，明早好交卷。』

寶雲道：『衆位姊姊何不就在此處一齊做了，豈不甚便？』顏紫綰道：『這比不得應酬詩，以隨便謔幾句，咱要回去靜靜細想，纔做得出哩。』哀萃芳道：『妹子也有這個毛病，求姊姊快賜飯罷。』設或回去遲了，還不能交卷哩。好在明日承蘭芝姊姊見召，今日早些去，明日也好早些來。』

衆人齊道甚是。寶雲只待命人拏菜拏飯，道：『這總是妹子心不虔，所以如此。即如昨日衆人紮了幾百燈珠，以備今日頑的，那知至今還未做成，豈非種種不巧麼？』
『即或做成，在都要回去，也不能頑，留着明日再來請教罷。』

大家飯畢，命人到夫人跟前道謝。

寶雲道：『家母所要藥方，麗春姊姊不可忘

了。』潘麗春道：『妹子記得。』
閨臣道：『我託寶雲姊姊請問師母之話，也不可忘了。』

寶雲連連點頭。當時恩恩別去。

次日，把卷交了，陸續都到卞府，彼此把詩稿看了，互相評論一番。用過早麪，仍在園中各處散步。遊了多時，一齊步過柳陰，轉過魚池，又望前走了幾步。紫芝手指旁邊：『這裏有個箭道，卻與玉蟾姊姊對路，諸位姊姊可進去看看。』
張鳳雛道：『此地想是老師射鵲消遣去處，我們進去望望。』

一齊走進。裏面五間敞廳，架上懸着許多弓箭，面前長一條箭道，迎面高高一個敞

蓬蓬內懸一五色皮鵝。蘇亞蘭道：『這敝蓬從這敝廳一直接過去，大約爲雨而設。』
雲道：『正是；家父往往遇着天陰下雨，衙門無事，就在這裏射鵝消遣，恐濕了翎花，所以搭這敝蓬。』

張鳳雛見這許多弓箭，不覺技癢，因在架上取了一張小弓，開了一開。玉蟾道：『姊姊敢是行家麼？』鳳雛道：『不瞞姊姊說，我家外祖雖是文職，最喜此道，我時常跟着頑，略略曉得。』紫芝道：『妹子也是時常跟着舅舅頑，我們何不同玉蟾姊姊射兩條舒舒筋哩？』瓊芝道：『蘇家伯伯曾任兵馬元帥，亞蘭姊姊自然也是善射了。』亞蘭道：『妹子幼時雖然學過，因身體過弱，沒甚力量，所以不敢常射。但此中講究倒知一二，如諸位姊姊高興，妹子在旁看看，倒可指駁指駁。』紫芝道：『如此甚好。』當時就同玉蟾鳳雛各射了三箭，紫芝三箭中，玉蟾鳳雛各中了兩箭。

紫芝滿面笑容，叫着亞蘭道：『中可中了，但內中毛病還求老師說說哩。』並且妹子從未請人指教，人說這是舒筋的，我射過之後，反覺胳膊疼；人說這是養心的，我射過之後，只覺

心裏發跳，一定方用左了，所以如此，姊姊自然知道的。」

亞蘭道：「玉蟾鳳雛二位姊姊開

放勢子，一望而知是用過功的，不必說了。

至姊妹毛病甚多，若不厭煩，倒可談談。」

綠雲

道：「如此甚妙，就請姊姊細細講講，將來我們也好學着頑，倒是與人有益的。」

亞蘭道：「妹子當日學射，曾撮大略做了一首西江月。」

後來家父看見道：「人能依了

這個，纔算會射；不然，那也算個外行。」今念來大家聽聽：

射貴形端志正，寬襟下氣舒胸。

五平三靠是其宗，立足千斤之重。

開要安詳大雅，放須停頓從容。

後拳鳳眼最宜豐，穩滿方能得中。

「剛纔紫芝妹妹射的架勢，以這西江月論起來，卻樣樣都要斟酌。既要我說，諒未必

見怪的，

卽如頭一句「射貴形端志正」，誰知他身子卻是歪的，頭也不正，第一件先就錯了。

「至第二句「寬襟下氣舒胸」，他卻直身開弓，並未下腰。腰既不下，胸又何得而舒？

胸既不舒，氣又安得而下？」

所以三箭射完，只覺噓噓氣喘，無怪心要發跳了。

「第三句「五平三靠是其宗」，兩肩兩肘，天庭，俱要平正，此之謂五平；翎花靠嘴，弓弦

靠身，右耳聽弦，此之謂三靠。這是萬不可忽略的。以五平而論，他的左肩先已高起一塊，

右肘卻又下垂，頭是左高右低，五平是不全的。以三靠而論，翎花並不靠嘴，弓是直開直放，

弓梢並未近身，所以弓弦離懷甚遠，右耳歪在一邊，如何還能聽弦？三靠也是少的。

『第四句「立足千斤之重」，他站的不牢，卻是我們閨閣學射通病，這也不必講。

『第五句「開要安詳大雅」，這句紫芝妹妹更不是了。剛纔他開弓時，先用左手將

弓推出，卻用右手朝後硬拉。這不是開弓，竟是扯弓了。所謂開者，要如雙手開門之狀，兩

手平分，方能四平，方不吃力。若將右手用扯的氣力，自然肘要下垂，弄成茶壺柄樣，最是醜

態，不好看了。

『第六句「放須停頓從容」，我看他剛纔放時並不大撒，卻將食指一動，輕輕就放出

去。雖說小撒不算大病，究竟箭去無力，樣子也不好看。射箭最要灑脫，一經拘板，就不是

了。況大撒毫不費事，只要平時擎一軟弓，時時撒放，或者手不執弓，單做撒放樣子，撒來撒

去，也就會了。若講停頓二字，他弓將開滿，並不略略停留，旋即放了出去，何能還講從容？

『第七句「後拳鳳眼最宜豐」他將大指並未挑起，那裏還有鳳眼？縱有些須鳳眼，並不朝懷，弦也不搭，因此後肘更不平了。』

『第八句「穩滿方能得中」就只這句，紫芝妹妹卻有的；因他開的滿，前手也穩，所以纔中了兩箭。但這樣射去，縱箭箭皆中，也不可爲訓。』

紫芝道：『姊姊此言，妹子真真佩服。當日我因人說射鴿子，只要準頭，不論樣子，所以我只記了「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這兩句，隨便射去，那裏曉得有這些講究！』
亞蘭道：『妹妹！你要提起「左手如托泰山」這句，真是害人不淺！當日不知那個始作俑者，忽然用個「托」字，初學不知，往往弄成大病，實實可恨！』

瓊芝道：『若這樣說，姊姊何不將這「托」字另換一字呢？』
亞蘭道：『據我愚見，

「左手如托泰山」六字，必須廢而不用纔好。若按此句，托字另換一字，惟有改做「攬」字。雖說泰山不能下個攬字，但以左手而論，卻非攬字不可。若誤用托字，必須手掌托出，手掌既托，手背定然彎曲，手背既彎，肘也因之而翻，肩也因之而努。托來托去，肘也歪了，肩也高

了。射到後來，不但箭去不準，並且也不能執弓，倒做了射中廢人。這托字貽害一至於此！你若用了攥字，手背先是平正，由腕一路平直到肩，毫不勉強，弓也易合，弦也靠懷，不但終身無病，更是日漸精熟，這與托字迥隔霄壤了。」玉蟾道：「妹子也疑這個托字不妥，今聽姊姊之言，真是指破迷團，後人受益不淺。」

綠雲道：「據妹子意思，只要好準頭，何必講究勢子倒要費事？」亞蘭道：「姊姊這話錯了。往往人家射箭消遣，原圖舒暢筋骨，流動血脈，可以除痼疾，可以增飲食，與人有益的。若不講究勢子，卽如剛纔紫芝妹妹並不開弓，卻用扯弓，雖然一時無妨，若一連扯上幾天，肩肘再無不痛。倘不下腰，不下氣，一股力氣，全堆胸前，久而久之，不但氣喘心跳，並且胸前還要發痛，甚至弄成勞傷之症。再加一個托字，弄的肘歪肩努，百病叢生，並不是學他消遣，倒是討罪受了。」唐閨臣道：「姊姊這番議論，俱可算得『學射金針』。」

衆人離了箭道，丫環請到百藥園喫點心。大家都走進坐了。春輝道：「昨日若不是

紫芝妹妹耽擱半日，還可多對許多好花。」

紫芝道：「我一心只想翡翠鐲子，那知青銅妹

妹同他們談論算法，滔滔不斷，再也說不完。」

閨臣道：「適因算法偶然想起家父當日曾

在智佳訪問籌算，據說有一位姓米的精於籌算，又善筆算，久已帶着女兒來到天朝，自然就

是蘭芬姊姊了。

可惜這一向恩忙，也未細細請教。」

米蘭芬道：「家父向在家鄉，籌算筆

算，俱推獨步；妹子自幼也曾習學，卻不甚精，將來無事，大家談談，倒可解悶。」

青銅道：「昨日那裏知道卻埋沒這一位名公，真是瞎鬧。」

因指面前圓桌道：「請教

姊姊，這桌周圍幾尺？」

蘭芬同寶雲要了一管尺，將對過一量，（三尺二寸）取筆畫了一

個「鋪地錦」。

